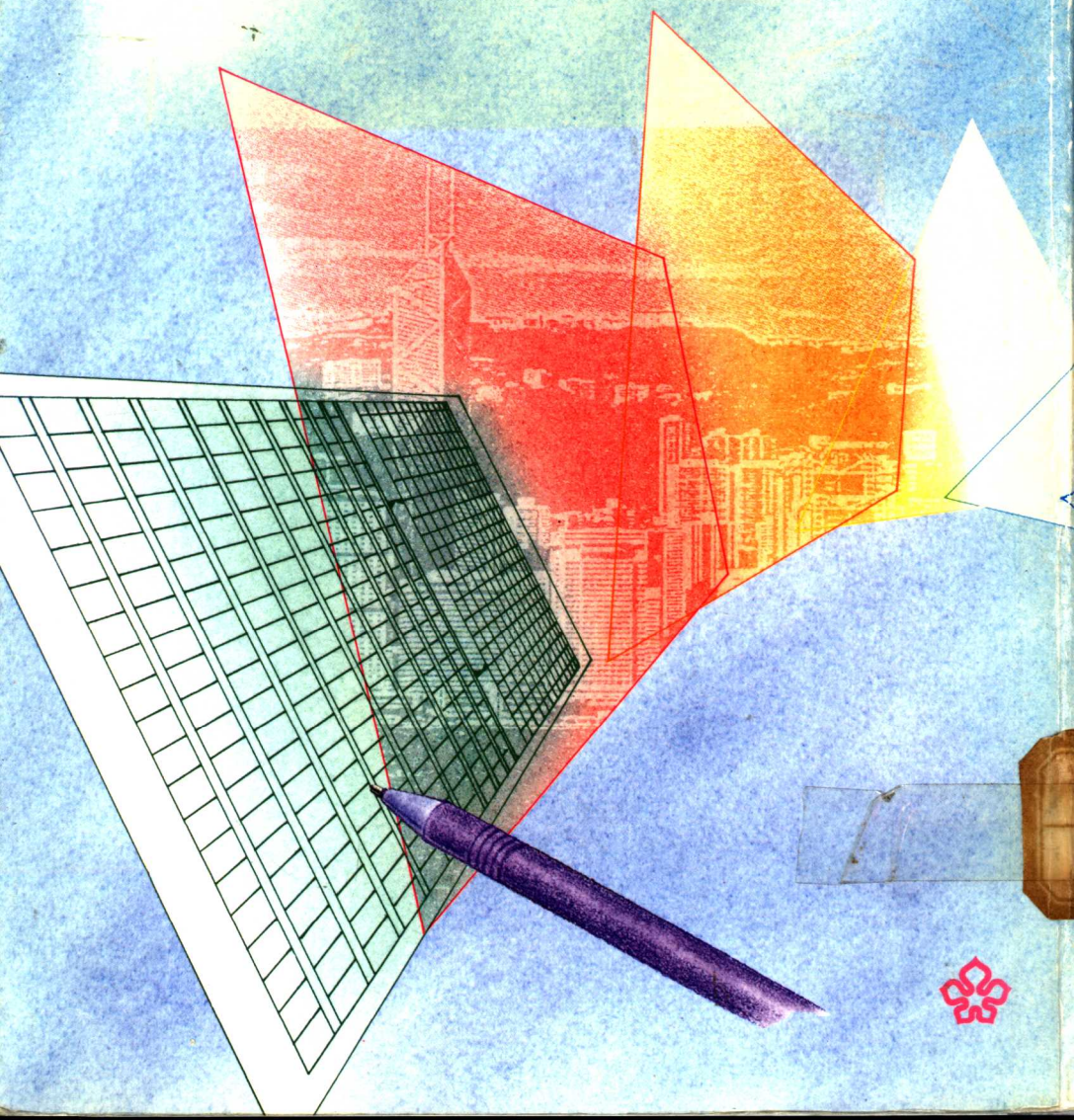


香港文學展顏

第七輯

市政局中文文學創作獎
一九八九年度獲獎作品集
市政局公共圖書館出版



707788

香港文學展顏

第七輯

市政局中文文學創作獎
一九八九年度獲獎作品集
市政局公共圖書館出版



707788



香港文學展顏 第七輯

編	輯	吳美筠
封面/插圖		何敏兒
出	版	市政局公共圖書館
地	址	香港中環愛丁堡廣場大會堂高座七樓 市政局公共圖書館總辦事處
承	印	新輝印務有限公司
初	版	一九九一年一月
定	價	港幣五十元正

©1991香港市政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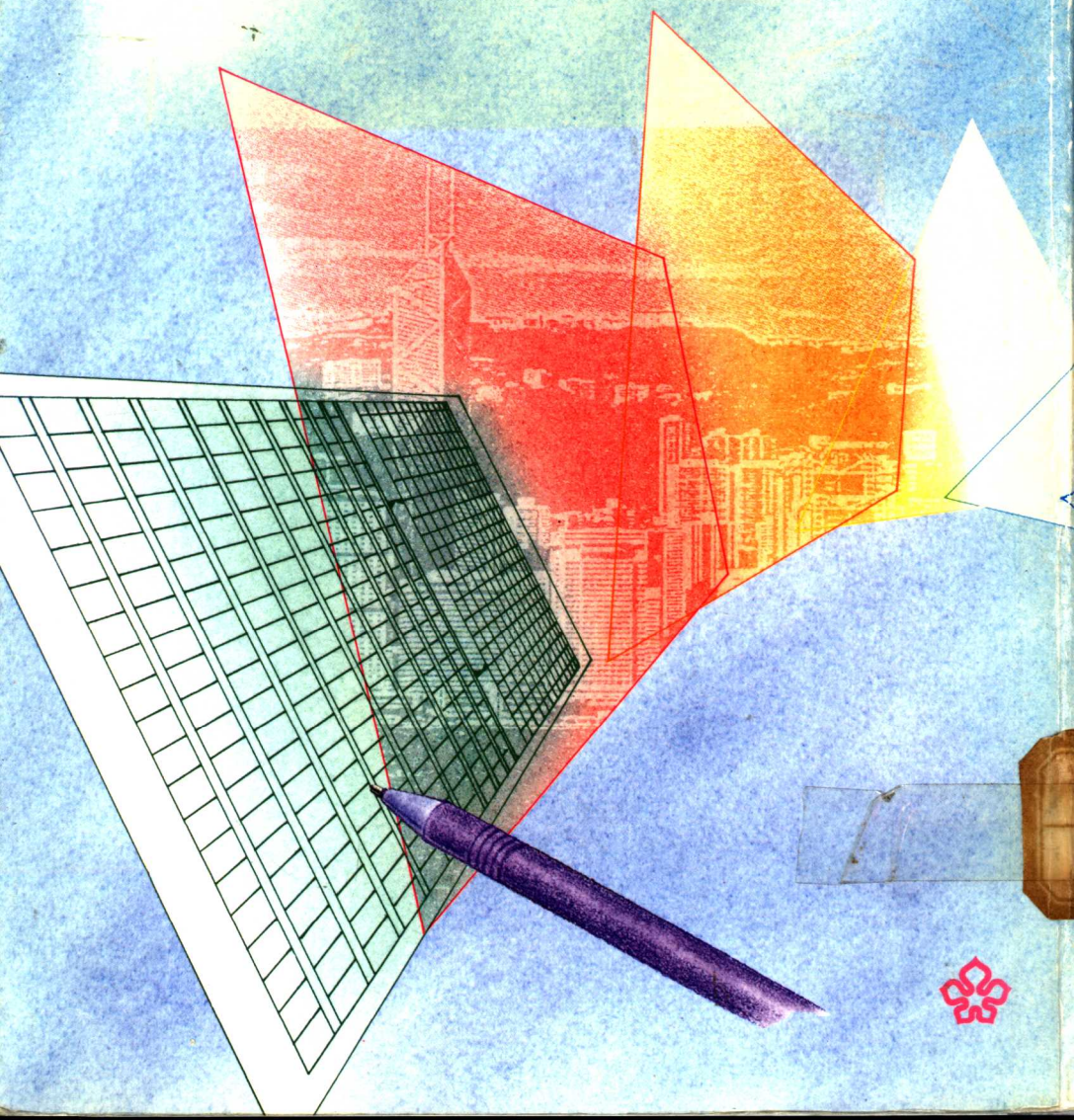
UC 10550 ISBN 962-7038-54-7

市政局、香港政府及任何公職人員，
對本書所載之意見及文章，均毋須負責。

香港文學展顏

第七輯

市政局中文文學創作獎
一九八九年度獲獎作品集
市政局公共圖書館出版





序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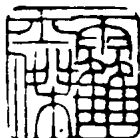
市政局舉辦「中文文學創作獎」，目的是鼓勵及推動本地文學創作，提高香港人對文學的興趣及欣賞能力。這個文學創作比賽自一九七九年創辦以來，已逾十載，其中不少得獎者已成為香港文壇的活躍份子，他們經常在各報刊及雜誌發表作品，甚至出版著作，為香港的文學園地不斷耕耘。

本書收錄一九八九年度「中文文學創作獎」的獲獎作品，其中包括小說及散文各八篇。它們能從眾多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，自有其優勝之處。入選作品在運筆意境或題材結構均有可取，無論是托情於事、或記人記言、或抒懷說理，都看出作者個別的用心和經營。每篇作品後附以評判短評，幫助讀者鑑賞。

最後謹望本書的出版，能激勵喜愛及關懷文學的朋友，致力開創不同風格的作品，為豐富本港的文學而努力。

市政局主席

霍士傑



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

▲目錄

序言／3／霍士傑

▲小說組獲獎作品

（第一名）異村／9／許榮輝

（第二名）一次遺憾的採訪／25／柯達羣

（第三名）兩個男人的戰爭／59／夏潤琴

優異獎（排列以姓氏筆劃為序）

落葉飄到鄰家／71／保耀麟

破曉前／95／許丹東

浪行者／123／曹民偉

發病時候／141／陳寶珣

殺惜／153／關衛寧

小說組總評／191／璧華

▲散文組獲獎作品

(第一名) 藍夏／197／周偉基

(第二名) 蟹的聯想／207／王炳芳

(第三名) 屬於太陽的人／215／薛俊良

優異獎(排列以姓氏筆劃爲序)

黃河的怨與怒／225／柯達羣

蒜頭小曲／233／許天石

九十九級台階／239／鄭培蒂

橋上心情／249／樊善標

養賤鳥的小孩／257／潘禮美

散文組評審後記／263／黃繼持

評判簡介／266／編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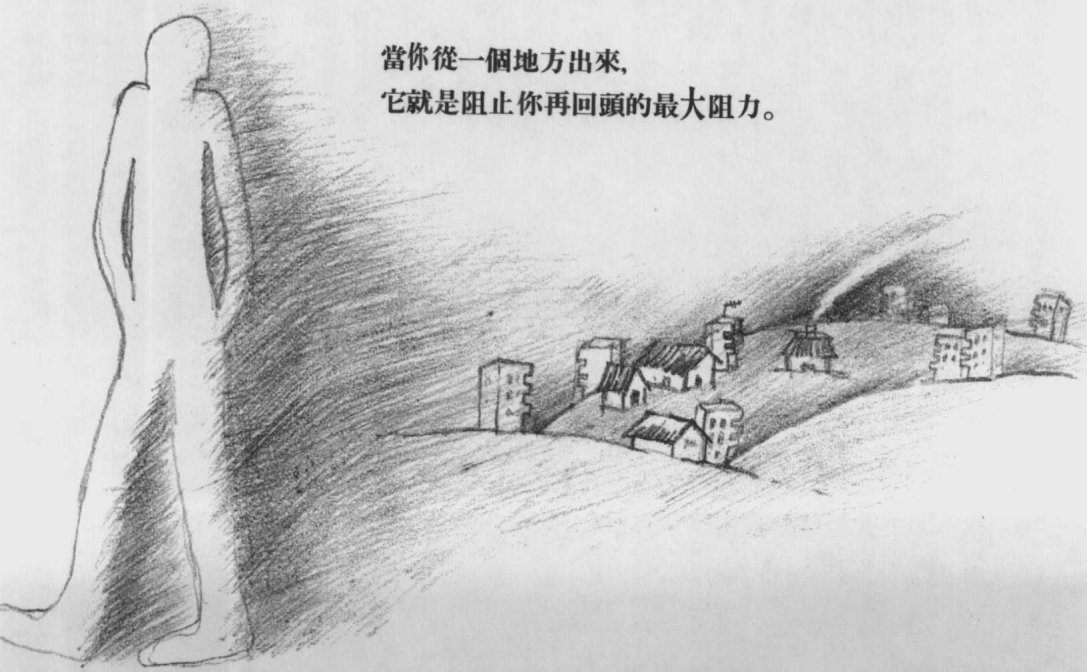
▲獲獎作品前載作者簡介及寫作感受
作品後附以評判評語

小說組

異村

許榮輝 · 第一名

當你從一個地方出來，
它就是阻止你再回頭的最大阻力。



許榮輝

一九四九年出生於福建晉江縣一個小農村，在內地小學畢業，六十年代初來港。中學畢業後，即到社會做事，從事多種行業，近十年來在新聞界靠新聞電訊翻譯謀生，其間也做過多種兼職，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跟車送貨，使他有機會跑遍港九新界每個角落，見識很多行業，是一段流血流汗、艱苦然而又充實的日子。

寫《異村》這篇小說，與其說想講個故事，不如說是想表達個感覺，一個很早就有的，終於化成了文字的感覺。

常想：倘若一個人覺得是生活在樂土，他一定不會離開他生活的地方吧！但到底世界上有所謂樂土嗎？大抵，人對一個沒有生活過的，沒有在那裏流過血汗、失望過的地方，最容易寄以美麗的憧憬，特別是生活得很絕望

作者（右）與兒子合攝



的，那想衝出去的掙扎，是驚心動魄的，然而另一方面，那些身在異域的，特別是那些因故土再生活不下去，而被迫離家別井，後來又因種種原因，而有國歸不得，那望鄉的情懷又是催人熱淚的，說來復很簡單，但世上有多少人是以一生的痛苦，來體驗這兩種經驗。

我以淡淡哀愁的筆觸寫《異村》，抒發這個感覺。人物是熟悉的，寫時却不順利，曾以不同角度和手法來寫，都覺得不滿意，現在小說中的「異村」，應該是含有強烈的象徵意味，我認為是較有力表達主題。

有種強烈感覺，生活重擔給寫作（包括讀書和生活體驗）帶來太大困難了，寫作當然是苦的，但當因生活的感受而使情緒漲得要溢出來時，化為文字，那感覺又是很美好的。

△卸木牌電單車在古樸、亘古不變的山野馳騁時，在我聽來，總有那麼一點不調和的感覺。返鄉前，我曾寫了封很浪漫的信給堂兄，請他用單車來接我。我說，我想在久別的故鄉大地上慢慢徜徉，拾回童年的早已消逝的記憶，我問堂兄，小時一起背著草籃去檢草的日子還記得嗎？秋日裡在稻田裡揮動鐮刀割稻的情景，裸著身子在水庫嬉水的歡樂，可曾忘了？這在堂兄看來一定覺得很好笑吧！他沒有滿足我的希望，他說，他已忍受不了踩單車那種緩慢的速度了，他的回答使我驚訝而又沉思了好一會兒，我們離開童年真的遙遠了。

一切都是陌生的，沿途我們經過幾個已掘得很深的石礦場，常常看見拖拉機改裝而成的運石車，在泥濘而陡峭的斜坡上，極吃力的爬行著，那泥濘使我想起了正趕上故鄉的雨季。

堂兄的電單車駕駛技術很精，在崎嶇不平的山道上，他還可以不時回過頭來，和我交談一、二句。他突然笑著對我說：「村子變化得很大，那模樣，包管叫你笑壞了肚，這一輩子你從未見過，我們叫它做異村。」

「怎麼個異法？」

堂兄笑著說：「到時你自己去看就知道了。」

留個謎底給我的堂兄，更顯得他性格的深沉，即使是在兒童時期，我也已覺得他比我成熟得多，很多年不見了，我依然覺得堂兄是個更適宜去闖蕩世界的人，然而陰差陽錯的，卻是我這個呆板的人，像一朵浮雲，飄離家鄉越來越遠了，不由自主的，在近鄉情怯裡，就這樣感慨了起來。

暮色裡，地平線上逐漸出現一幢、二幢……平房，等接近時，才發現嶄新的平房，都和我幼時熟識的皇宮式房屋兩樣了。

夜裡我聽到淋淋瀝瀝的雨聲，我連忙起身推窗一看，幾點冰冷的雨灑到臉上，外面卻是漆黑一片，雨，

就像一個深夜來訪的客人，緩慢的講述著一些差不多已淡忘的往事，之後我發現我在雨聲中輾轉難眠。

人生是夢，夢，不是詩人的形容詞，是個事實。

少時離開家鄉到了香港，一心一意以為這就是安身立命的地方，總不相信友輩批的，是個「萍踪浪跡」的命，想不到揭曉了的命運謎底，果真是飄落到更遙遠的異域。常想，如果不是當初在失業後的徬徨裡咬實牙根遠走高飛，真不知命運又會是怎樣的一副光景？初到英國即碰上罕見的暴風雪，氣象局說，這是幾十年僅見的。見慣雪的人就爲了這個紀錄，津津有味看著飄飛的雪。雪停後，白茫茫的雪就像把偏僻的小鎮封鎖了。大人們忙於清雪，孩子們則到雪地上堆雪，初看飛雪，心靈的天空也像一片灰白，除了一絲悲苦，整顆心也像被凍僵了，以爲以後就要和這雪打交道了，安頓了下來後，大部分時間卻是在廚房的火光中度過。

就在異域，首次深切的感受到被人關切的溫暖，及由這溫暖產生的感動，這是在人於孤寂和悲苦的時候容易產生的。那一夜，老闖溫哥對我說：「人生到了這一步，這廚房該是你安身立命的地方了。好好學會這廚房裡的營生技術，日後也好開間自己的店子。」

溫哥也是讀書人，但他的話直率、親切，他的話使我首次渴望有個植根的地方。

第一次到倫敦逛即遇上了濃霧，一團團、一簇簇的滾來，纏繞著你，頓時就生出了幻覺，就像這異域不是一片白，就像一片灰似的，就像再怎樣的融合，也不外是一團灰白，就像人生。

雨後的早晨有著醉人的清新，深深的吸了幾口空氣，心曠神怡的感覺就濃濃的襲來，把夜的面紗揭去了的平靜小村莊，宛如世外桃源，我登上一幢兩層高房屋的屋頂，迷人的田園景色就鋪現在眼前，小溪還是像兒時那樣，蜿蜒著繞村而過。溪把村和無垠的田野劃分了界線，是早春二月哩，綠油油的一片，呀！早已淡忘了，大地也可以這樣年輕。

柔和的陽光灑在遠遠的田野，灑在身邊的屋頂上，一派祥和，真不想離開。

堂兄突然問：「當你到了異域，也就是說，當時你赤手空拳到了英倫，你的感覺怎樣？有沒有特別奮發的情緒，要創下一番事業？」

他的問題使我怔忡了好一會兒，這是我情感世界最隱秘最脆弱的一環，我不願提起，因為一提起就像倒了五味架般。

很快我就發現，他並不是想要我回答，還未等我開口回答，他早已滔滔不絕的說下去了。

「如果當初你看到了蓋這些房子的狂熱勁兒，包管你要大吃一驚。想像得到嗎？蓋這些房子，大半是一家大小自己出的力，自己推手推車到石礦場載石，自己搬石塊，一應的粗活大都是自己做，只是請一個師傅和一、兩個小工吧了，就像傳染病那樣，蓋屋子的狂熱感染了每一個人，只是一年不到，就出現了這麼多平房，一生中像這樣的拼勁不是很多呀！它需要環境的催生。

以前這裡是荒涼的村郊，堂兄說，你該還記得吧！

堂兄炯炯有神的眼神總像是向我暗示，村中的任何一個男人只要有機會去闖蕩世界，一定更光彩的衣錦還鄉。

我該怎樣說呢？

不，我沒有這樣狂熱過，我曾經自暴自棄，從來，就不是個刻意去進取的人，初到倫敦的幾個月，因者不遂心的工作，一腔的徬徨，早變成一腔的懊喪。在每一天疲累的工作後，常踏雪到一戶人家去，那是常年有人聚賭的地方，那時呀，不論是輸或贏，仿佛都可以把一腔抑鬱都發洩掉了。

漫長的冬天過去了，在異域我迎來了第一個春天，給我的刺激是強烈的，原來這裡也有翠綠的原野，那翠綠和遼闊仿佛也把我的心靈開闊了一般。